

電影劇本叢書

沒有太陽的街

德永直原著
立野三郎改編



藝術出版社

電影劇本叢書

電影藝術編譯社編

沒有太陽的街

(日本)

德永直原著

立野三郎改編

李正倫譯

李芒校

藝術出版社

沒有太陽的街

德永直原著 立野三郎改編

李正倫譯 李芒校

電影藝術編譯社編

*

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八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83) 字數：75千

開本 31"×43" 1/32 印張 $4\frac{3}{16}$ 插頁2

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3500

定價(冊) 0.39元

立野三郎
太陽のない街

映画タイムス社，1954。

内 容 說 明

这是根据日本著名作家德永直的同名小說改編的电影剧本。它以一九三六年东京一家印刷廠的罢工为题材，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工人所过的暗無天日的悲慘生活，和他們的英勇鬥爭。日本軍國主義者和財閥，为要積極準備侵略战争，对工人运动施行了种种殘酷的迫害。他們採取了軍事鎮压、嚴刑拷打和离間分化等等手段，企圖破坏罢工运动。但是罢工工人始終英勇不屈，在最艰难的日子裏，表现了坚强的團結一致和階級友爱，把鬥爭的旗幟高高地举起來。

兩排連簷的陰暗的工人宿舍。

攝影机俯拍。把这条「沒有太陽的街」——貧民街一帶傍晚的景色攝入鏡頭。画面上的字幕：

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 深秋

攝影机仍然俯拍，徐徐向下，画面上的字幕：

东京市 小石川區

兩排連簷的陰暗的工人宿舍中間的街道。

攝影机繼續俯拍。

正面是大同印刷廠森嚴的大門。

警察和特务們如臨大敌似地警戒着。

騎馬的警察從門前緩緩走過。

俯拍。搖鏡頭。鏡頭從中間的街道搖過簡陋的工人宿舍。

小巷深處，忘記收回去的尿布到處在迎風飄動着。

工長吉田從小巷走出來。他低着頭慌慌張張地急忙走去。

源太郎的老婆和阿三的老婆回頭望着他：

「噯呀！那傢伙不是吉田麼？」

工人宿舍的屋頂飄起了晚飯的炊煙。

從外面可以看見工人宿舍裏正在忙着做手工活的婦女們的身影。

從一家門口走出來三四個帶着「罷工團」袖標的青年，他們說：

「好吧，請您多多保重吧！」

這家屋裏的蓆子上面鋪着褥子。

老头子深深地低頭道謝。

千川溝從工人宿舍的路旁流過去。

千川溝微波蕩漾，靜靜地傳來吹奏「沙漠中的駱駝隊」的口琴聲。

千川桥上。

阿喜心不在焉地吹着口琴。阿慶和其他年輕的小伙子們悠閑地倚着欄干。

攝影機滑過去——

高枝的家。

攝影機輕輕地推進高枝的家裏。

患癱瘓症的父親伏在被上，妹妹加代在枕旁忙着做攪來的活計。

「加代，你倒是听沒听呀？」

「我听著哪！」

「这种活計呀，差不多就别幹啦！这才能掙幾個工錢呀！」

「您倒說的，这些个要不搞完，明天哪有錢買菜呀。」

「所以嘛，我早就說过，異工什麼的还是趁早別搞啦，公司給的工錢不比做零活掙的多得多麼？」

「那可不成，爸爸。这是为了大家呀！……这样，爸爸，等姐姐回來商量商量再說好吧……」

「不行！那個瘋子，跟她說什麼也說不通！」

「爸爸，您管姐姐叫瘋子，那可太過火啦！姐姐比我更惦着爸爸。單說她在「罷工團」裏，把我那份工作都替我做啦，勁頭兒可真大！」

「她怎麼都好，就沒人管她！」

千川橋附近。

高枝一身跑單幫的打扮往家走着。

高枝的家。

父親接着說：

「加代，這幾天連你也是三句話不來就說什麼「叛變」啦，可是咱們決不是那麼回事兒。公司對我們一家大小真是大恩大德。你死去的媽媽也受到過這種好处的，就連你們，也是靠公司的工錢養大的呀！」

父親的看法就是這樣，所以他說得特別真誠。

「喂！加代，只要你答應，吉田工長明天就能背着「罷工團」悄悄來接你。」

加代停下手裏的活計，用嚴肅的面孔望着父親：

「爸爸，您和吉田商量好了什麼事兒啦？說實在的，你們都說了些甚麼呀？」

父親有點慌張，但又想遮掩一下：

「你是說，你不願意嗎？」

說着，他支起身子來，抓住加代的衣服邊兒。

「放開手，爸爸，您幹甚麼？」

嘩啦一聲，靠外邊的格扇打開來。

「我回來啦！」

說着話，高枝跑進來。爸爸突然撒開手。

「噯呀！怎麼，吵架啦？加代，你有本事，跟爸爸都敢吵架啦！」

高枝很隨便的樣子，不顧周圍的沉悶氣氛，站在那裏爽朗地笑了起來。

「冷起來啦，雖說是連簷的陰暗的房子，可還是比外邊好哇。外邊的風真够厲害，這屋子裏的確比外邊暖和呀……加代，麻煩你……，我肚子餓壞啦。」

高枝一屁股坐下來，加代想站起身來。

「你給我坐着！」

患病的父親好像要一口把人吞下去的樣子，大聲怒吼着。

「到底是怎麼啦？一定是爸爸又說起糊話來了吧！你還不知道，這都是因為爸爸老糊塗啦，想到這點你就不會生氣啦！」

加代禁不住噗哧一笑。

「什麼？你这个瘋妮子，你簡直是把你老子當混蛋哪！」

父親突然用左手抓起茶碗，向高枝擲過去，茶碗从高枝的鬢髮上掠過。

「爸爸，我從來也沒有瞧不起您，可是，也請您不要把自己的女兒當混蛋看待吧。」

高枝並沒發火，仍然用平常一樣的口吻說着。

加代走進廚房，下手作晚飯。高枝收拾着行商用的靴子，一面撫摩着方才鬢角上被打得發痛的地方：

「我說，爸爸，您三句話不來就罵我是瘋子，可是現在時代變了呀。爸爸从前被公司早先的老東家喜兵衛關照過的時代，和如今的時代完全不同啦。就是那個時候吧，當爸爸被裁紙機把手弄掉的時候，公司不是什麼也沒有給麼？就那麼一點兒撫恤金……就拿這次罷工來說吧，說起來不也是從公司開除鑄字車間三十八名工人的事情引起來的麼？公司打算把工會搞垮，我們不能一聲不吭啦。爸爸，別老叨咕加代，明白了吧，求求

你老人家。」

高枝好像在安慰她父親的樣子，給她父親重新蓋了蓋被。

父親很不高兴地躺下來，背過臉去。

電燈倏地亮了起來。

加代和姐姐對坐在小飯桌旁，拿起筷子來吃飯。

「生意好麼？」

「不怎麼好，可是這幾天大家都熟了一些，彼此賣的都差不多。」

「我看你要是被開除了，乾脆就去跑單幫，別再當什麼裝訂女工啦，……姐姐，你

幹這個倒是挺相稱的。」

高枝的表情好像是在說：「你这个傢伙」，兩人都笑起來。

「剛才我看見宮池他們啦！」

「在哪裏？」

「在本鄉●的動坂，帶着四五個人，還有萩村他們一羣人。當看見我的時候，宮池

● 本鄉是東京的一個區名。

還向我打聽你啦，他說：「加代好麼？」

「這個渾球！」

加代突然臉紅起來，她那少女式的頭髮，顯得更美麗了。

「他這一問不要緊，可給大家奚落了一陣子，弄得他很尷尬。」

高枝笑出聲來。

「這次罷工結束了，你們要快些結婚哪！」

「噯呀，那也得是當姐姐的在先啦。真狡猾，竟說人家……」

「那可不成，這樣窮人家，誰肯來當養老女婿呀？」

高枝說着縮了縮脖子。

「你們在說什麼！簡直不像個姑娘家。哼，有人肯娶你們這樣的瘋丫頭才怪呢！」

父親厭煩地從旁插嘴說。

這回兩個人一起縮了縮脖子，彼此看了看。

「可是，宮池現在幹什麼哪？」

加代關心地打聽着。

「不知道，聽說他在特別工作班，我想一切都是絕對秘密的吧。」

「也許不會是幹什麼危險的事兒吧。」

加代不由得耽心起來。

大同印刷廠的西便門。

院裏，朝門停着兩輛卡車。

一輛卡車裝着裝訂機械和工具，以及疊好了還沒有裝訂的印刷品。

三四个男人把哭喊着「不去！不去！」的徒弟們強行推上另一輛卡車。

其中一個人向車廂裏面的人說：

「路上可要加小心。知道麼，到那裏就把他們關起來，叫他們好好賣力氣幹點活兒。

要把事情办好，不能出岔子。」

鐵門開了。

兩輛卡車靜靜地開出來。

● 按日本的舊習慣，家無男子只有女兒的人家，長女大多不出嫁，而是招贅女婿。

街道。

在公共電話的紅色小木閣子旁邊，站着一個穿勞動褲的少年。方才看到的兩輛卡車開了過來。

「來啦！」少年瞟着卡車。

車号：二一〇九一。

可以看見卡車上有人在活動。

少年走進公共電話的小木閣子裏，抓起耳機。

庚申塚的近郊。

在巢鴨和板橋的街道近郊，有兩輛轎車熄了前燈，停在那裏。每輛黑洞洞的車裏都有三個青年人。

後面那輛車裏。

「好慢哪！」

後邊車裏的一個人小聲說着。

「他們把徒弟們騙出來，打算帶到哪兒去呢？」

「放在公司裏怕出危險，一定是想把他們關在另外一個地方，給講談社裝訂『帝王』雜誌●，為的要將新年號給他們趕出來。」

「怎麼能叫他們趕出來呢，索性我們就演一齣『奪回徒弟』的活報劇，讓他們看看！」

「可是，宮池，可別太魯莽了呀！」

「沒關係，今天我有這個玩藝兒。」

宮池笑着掏出一把勃朗寧手槍給他們看。

兩個人嚇了一跳。

「喂，你從哪裏弄來的這個玩藝兒。」

「可別闖出禍來呀！」

「不要緊，我不亂放就是啦。」

宮池哈哈地低聲笑着。

● 日本一家反動的綜合性通俗刊物。

前面那輛車裏。

「喂！準備啦！」

坐在前面那輛車中間的一個戴眼鏡的人說着。

「來了麼？」

後面車上的三個人向前探了探身子。

街道。

兩輛卡車在行人稀少的路上疾馳過來。

車号：二一〇九一。

「好啦！」

戴眼鏡的男人又喊了一聲。

兩輛卡車很快地開過去。

停着的兩輛轎車追上去。

板桥町的街道。

前面的兩輛卡車和後面追着的兩輛轎車，一共四輛汽車在街道上奔馳着。

第二輛卡車裏。

徒弟們臉上浮起了不安的神色。

追逐着的汽車裏。

宮池把手槍放在手掌上，活動着手腕子，臉上浮起了微笑。

「他媽的，他們想把徒弟們騙到哪兒去呢！」

「一定是到那個胖傢伙那裏去，要把那個大和講談社的『帝王』雜誌的新年號趕出來。」

「讓他們趕出來！見他媽的鬼！」

說話的聲調很沉着，但是臉部的表情却很緊張。

田地旁的街道。